

民族英烈传

王志之 著

四

贵州人民出版社

I247.4

38

3:4

民族英烈传

王志之 著

四

一九八二·十

贵州人民出版社



B 066532

责任编辑 周珍元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插图 黄天虎

民族英烈传

(四)

王志之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300千字 插页6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书号10115.480 定价 1.45 元

回 目

- | | | |
|-------|----------|------------------|
| 第一二一回 | 桥头堡出现巡逻队 | 仓库前开来鬼子兵…… (1) |
| 第一二二回 | 突击队释放无辜者 | 起义军英勇抗敌军…… (14) |
| 第一二三回 | 神枪手步枪打敌机 | 飞虎将大刀破敌胆…… (24) |
| 第一二四回 | 总指挥赤膊陷敌阵 | 抗日军光复多伦城…… (35) |
| 第一二五回 | 险中险老金遇狼群 | 喜上喜小冯捉汉奸…… (42) |
| 第一二六回 | 庆胜利军民大联欢 | 除败类老幼咸称快…… (50) |
| 第一二七回 | 传佳音兄妹庆同道 | 赋盛景将士唱凯歌…… (59) |
| 第一二八回 | 摩登女当众破谣言 | 纨绔儿失意作恋诗…… (66) |
| 第一二九回 | 行欺骗当局造恐怖 | 反投降学生大示威…… (77) |
| 第一三〇回 | 卖国贼搜捕爱国者 | 理论家发挥辩论才…… (83) |
| 第一三一回 | 讲文风鲁迅到北平 | 论政策左联开大会…… (92) |
| 第一三二回 | 胡适之厚颜谈修养 | 杨天华被捕作斗争…… (102) |
| 第一三三回 | 联席会老夏伤体面 | 常委室小刘起戒心…… (118) |
| 第一三四回 | 反抗日来归抗日军 | 评师范宣传师范生…… (127) |
| 第一三五回 | 抗暴力质问警备部 | 固团结打击资本家…… (136) |
| 第一三六回 | 张暮陶阴谋毁长城 | 冯玉祥开诚布腹心…… (148) |
| 第一三七回 | 朱黑痣慷慨全大节 | 吉鸿昌痛切悼英灵…… (159) |
| 第一三八回 | 总司令亲自去慰问 | 救亡会代表发宣言…… (170) |
| 第一三九回 | 老溜子丧子出天国 | 大伯爷结义反成仇…… (179) |
| 第一四〇回 | 失计算勇士难用武 | 早提防天国动杀机…… (192) |
| 第一四一回 | 总指挥遄返拾残局 | 政治部开会提批评…… (199) |

第一四二回	铁流部疾驰沽源县	自卫军弃守多伦城……(209)
第一四三回	失计算小冯作检讨	遇险象老夏丧信心……(218)
第一四四回	训练班小将初出马	座谈会老粗吐真情……(228)
第一四五回	小蛮子无聊行骗术	大队长有意示前程……(239)
第一四六回	难纠缠革命与恋爱	易触动新事感旧情……(247)
第一四七回	是和非左右受责难	进与退内外伏危机……(255)
第一四八回	揽人心分粮吃大户	怀鬼胎危言露叛情……(263)
第一四九回	周春生反对游击战	胡文海谋叛服重刑……(273)
第一五〇回	郝野王轻骑破夜幕	曾桂芬土墙葬英魂……(282)
第一五一回	冯玉祥下野失众望	何维汉出走离危城……(290)
第一五二回	陈鼎甲畅谈救国会	吴延陵缅怀民族恨……(300)
第一五三回	张海鹏投敌作虎伥	马占山抗敌振人心……(309)
第一五四回	板垣征游说到海伦	张景惠粉墨赴龙江……(315)
第一五五回	马占山投敌又反正	救国军撤退到赤城……(321)
第一五六回	伸正义迷信调查团	求出路策动救国军……(329)
第一五七回	周春生长难行险路	杨天华惜别动离情……(335)
第一五八回	抗日军改名讨贼军	准汉奸阴谋作内奸……(345)
第一五九回	长城线贼寇布迷阵	停战区方吉陷重围……(357)
第一六〇回	张大璧受命离险境	吉鸿昌就义尽忠心……(369)

第一二一回

桥头堡出现巡逻队 仓库前开来鬼子兵

却说：刘金龙坐在那里，看着他的“四大金刚”如狼似虎地把“犯人”带走以后，脑子里渐渐地平静下来，手里拿着一支点燃了的日本淡巴菇香烟，坐在木椅上闭目凝思。他回忆事情的经过，使他高兴的是，又有了向皇军报功的机会。他很满意刘营长尊重自己，把这样的功劳让给了他，象这样的同学确实难得。他想，刘营长如此同他合作，这个营也就万无一失了。不过，他感到美中不足的是，这一案件并不是由他的宪兵破获的，在论功行赏的时候，还少不了有别人一份，实在令人可惜。凭他以往的经验，要建功立业，一定要不失时机。现在，有了这样的好机会，绝不能落在他人之后，一定要显示出自己的本领。可恨的是那个姓张的却如此不通人情，以至第一个回合劳而无功。看来，姓张的绝不是个等闲之辈，可能是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他越想越觉得奇货可居，就这样把他送进城去，未免有些不值得。

正当他想入非非的时候，门口突然一声：“报告！”他猛吃一惊，顺口答应了一声：“进来！”吴基进门来，神色惊慌，向他敬了一个礼，说：“协和军的情况很不妙，第三连拒绝执行任务，全体回连去了。他们都嚷着宪兵把他们的关连长枪毙了，还要缴他们的械。连部门口已经堆起了沙袋，情况很严重！”

刘金龙一听，把手中的半截淡巴菇香烟往地下一扔，怒不可遏地叫道：“怎么？这批王八羔子想造反？好大的胆子！你去通知胡连长，现在停止装车，把全连宪兵集合起来，紧急戒备，严密监

视他们的行动。”吴基奉命离去。

他又叫戴天进来，发布命令：“快去给你们营长打个电话，要他查明情况，赶紧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叛乱。”

他想：情况紧急，应该立即打电话进城，报告情况，请示处理办法。他正要伸手去拿专用电话的耳机，电话铃突然响了。他拿起耳机一听，原来是松田副团长亲自给他打来的电话，说是上级有密令，扼守闪电河的协和军必须固守阵地。如后退一步，守军同督战的宪兵官兵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并要他特别注意。他连连答应，心中怦怦地跳……

他明白副团长实际上就是上级的化身，就是皇军的代理人。副团长亲自来电话，他怎敢怠慢呢？在电话中，他作了详细的报告，要求上级另调可靠的部队来，把守仓库的协和军换回去。副团长回答说：“今晚上要加强城防的火力，抽不出部队来。”他还想说什么，对方却突然停止了同他的通话。

他无可奈何地放下耳机，颓然地退回去坐在木椅上沉思：皇军最恨抗日军，可又最怕抗日军；当他们看见要打胜仗时，总是抢在最前线；当他们碰到劲敌时，总是躲在后头；当 they 要撤退时，总是叫别人严守阵地。现在，突然来了这个密令，要固守闪电河阵地，难道别的阵地就不必固守了吗？当他想到这里，一下站了起来，走到那幅军事挂图前，自言自语地指划了一番。最后，恍然大悟地自语道：“哦，闪电河阵地是东线的屏障。假如这个屏障被突破，东线就有被截断的危险，那么……”。

于是，他发现了皇军的机密，他们要准备撤退！他想到这里，心里十分发慌，感到不能再待在屋里了。他立刻把蒋霸、江山叫了进来，要他们看守电话。他现在要去巡查各处的岗哨。

这时，门口突然传来了一声“报告！”他随口应了一声，戴天跑了进来，说：“刘营长现在不在营部，大概上前线去了。电话叫了好几次，也没有找到他！”

刘金龙一听，满腔怒火突然爆发出来，冲着他的部下骂道：“真是饭桶！叫你打个电话都打不通！刘营长不在营部，你就不能找别人？难道营部的人都跑光了？我不是叫你去请客，我是叫你去处理一件紧急的军务！这个乱子必须赶快扑灭！一定要他们协和军自己去扑灭！你明白吗？只要他们第三营还有个营部，就必须要有他负责把乱子解决。你听懂我的话没有？”

“是！是！我听懂了！报告团长。”团长大声叫道：“快给我滚！事情办不好，不要回来见我！”戴天敬了一个礼，转身出去了。现在，刘金龙的心中浮起了一片可怕的阴影，不如意的事情纷至沓来，使他有些手忙脚乱，难以应付了。

他想：前方如此紧急，内部的乱子又层出不穷；任务如此繁重，力量又这样薄弱。他认为：要摆脱当前的困境，必须请皇军派部队增强防御力量，即使请求不准，也可以减轻自己的责任。

于是，他把蒋霸叫来，吩咐道：“我走以后，你立即打电话到团部去，报告协和军有变动，情况十分严重，请求皇军赶快派部队来增援！”然后，他又叫江山进来，低声告诉他：“你快去向胡连长说，要他慎重处理，不要只知用武力解决。乱子闹大了，我们都有危险！我们只要把各处的岗哨守住，等皇军开出来就好办了。”

江山奉命告退以后，他叫勤务兵给他穿好军装，戴好军帽，扎上皮带，挂上手枪，然后拿着手电，带着他的传令兵和大批马弁，到各处巡查去了。

刘金龙巡查了密如蛛网似的堡垒、电网，感到十分满意，刚才的恐慌心情才稳定下来了。他带着大批随行人员，经过桥头堡阵地，沿着闪电河东岸，绕到东大路，见他的宪兵都坚守在自己的岗哨；协和军的官兵们也都散布在前沿阵地上，作好了战斗准备。

塞外的夏夜，阵阵寒风袭来，仍有严冬的余威。深夜的天

空，满天星斗，象镰刀似的弯月，高高地升上了天空。今晚，战场上特别沉寂，连稀疏的枪声都很难听到了。他来到仓库，在探照灯照耀下，一排排的大卡车静静地停放在那里。宪兵们守卫在卡车后面；粮袋堆里架着机关枪，正对着协和军的连部。远远望去，连部门口堆满了沙袋，却看不见一个人。双方拒守，万籁无声。

他刚走进仓库的大门，突然，发现正北方射出几颗红色的信号弹，划破了沉寂的夜空。接着，紧急的号声、密密的枪声和剧烈的爆炸声，一齐迸发出来，多伦城的上空火花飞溅，烈焰腾空，大地从睡梦中惊醒了，一场猛烈的战斗开始了。突然的变动，使这些宪兵们惊慌失措，不约而同地叫苦连天：“抗日军攻城了！”

这时，吴基迎着他们的团长跑上前去，敬了一个礼，报告说：协和军三连一个姓孙的排长，说他们只接受上级的命令，不接受宪兵的调遣。还说：要是宪兵要用武力，他们也不惜一拚，并表示，只要宪兵不向他们进攻，他们决不先放一枪，静候上级来处理。

刘金龙听了，心中骂道：“你们这些混蛋，等着瞧吧！只要皇军开出来，看你们还敢违抗军令吗？”

突然，在他的身旁传来一声：“报告！”他吃了一惊，定睛一看，原来是蒋霸，气喘吁吁地向他报告：城里有电话来，要他亲自去接。他不敢怠慢，转身就跑。无奈他身躯太胖，心情过分紧张，双脚不听使唤，跌跌绊绊地十分吃力。突然，一颗炮弹临空掠过，轰隆一声巨响，他两腿一软，一头栽倒在地上。他被蒋霸和马弁们扶了起来，拾起手电筒，象拖死狗似的拥回了宪兵连驻扎的大楼，象抬肥猪般把团长抬上楼，放在行动组的木椅上，大家站在一旁喘息。他自己则好象是断了气似的，双手抱着肥大的肚子，两眼紧闭，气喘吁吁。勤务兵赶紧给他倒一杯茶来，他慢慢地睁开眼睛，喝了几口，才缓过气来。

这时，蒋霸早已拿起耳机侍候在一旁。他接过耳机，听到电话筒里大声叫嚷：“刘团长，你那里的情况的，大大的坏了的，我已有报告到来，已经派了队伍，就要开出来。你要大大的注意，敌人的总攻已经大大的发动了，你明白不？正在猛攻城北，那里大大的吃紧！敌人拦断了闪电河，河水都干了的，你那里河沿的防守要大大的注意，你明白不？要是后退一步，通通要枪毙的！你明白不？”

刘金龙一听，是茂木旅团长的声音。他的心怦怦地跳，口里连连应声：“是！是！”放下听筒，坐在木椅上，自言自语地说：“已经派出了队伍，闪电河的水都干了！”他心想：抗日军正在猛攻城北，这条战线上还没有什么大危险。只要城里的队伍开出来，一切都好办了。

他拿起一支香烟，站在一旁的蒋霸立刻擦燃了洋火，为他点燃了香烟。他吐出了一口烟雾，好象心中的恐慌都随之而消散了。于是，他得意洋洋地告诉部下说：“刚才茂木旅团长亲自来电话，说皇军的队伍已经派出，就要开来了。还说抗日军拦断了闪电河，现在河水都干了。我刚才到河沿巡查时，没有发现。你们看，敌人拦断闪电河是何用意？”

蒋霸毫不思索地回答道：“我看他们就是为了要断我们的水源，让城里的守军没有饮水，待不下去。”刘金龙满意地点点头，说道：“我也是这样看法。”接着他又问道：“你看抗日军进攻重点到底在哪里？”

蒋霸得意忘形地回答道：“看来，抗日军的火力集中在城北的汇宗寺、善因寺一带。他们看来，城北是我军防守最弱的地方，所以才从那里进攻。我们这里的工事最坚固，又是皇军云集的东线前哨，抗日军要来冒险进攻，我敢说，他们是来得了，跑不了！”刘金龙满意地笑道：“我也料定他们不敢来。不过，我们也要特别小心！”

话分两头。却说：就在刘金龙从桥头堡、河沿一带巡查过去，后面不远跟着出现了一队“协和军”，再后又出现了一大队“皇军”。

“协和军”打的旗子是“战地巡逻队”，大约有五十人，一律配戴着盒子炮、刺刀和手榴弹。他们绕过了东河沿的沙丘，往大路上走去。

突然，前面有人发出一声叫喊：“口令！站住！”领头的官长回答了口令，大声回答说：“我们是战地巡逻队。”接着，又回头叫那个领队的：“小冯，跟我来！”

队伍开上了大路，前面有三个宪兵，端着三八枪，拦住了去路。队伍停止前进，领头的那个官长向宪兵走去，大声说道：“我是战地联络参谋，他们是战地巡逻队，是皇军派来的。听说驻守仓库的队伍要闹乱子，上面决定，对这一带的守卫力量要严密检查一番。皇军在后面，跟着就要开到。你们刘团长也奉命回去布置任务去了。你们这个岗哨有几人？地堡里有几人？赶快叫出来，等候皇军检查。”

这时，一个宪兵说道：“这位长官，昨天晚上我们见过，你还认得我吗？”那位长官想了一会儿，高兴地说道：“哦，你姓张，是吗？你还送我们到仓库。”

宪兵回答道：“是的，我叫张小鼓……”

“战地巡逻队”的领队抢步上前，打断了他们的对话说道：“快把人都叫出来，站好队伍，皇军马上就到了。”

张小鼓吩咐另一个宪兵道：“你去叫他们都出来！”他又回过头来，低声说道：“就是你们昨晚上去的那个连在闹乱子，情况很严重，听说那个连长已被抓起来了。”

那位长官说道：“你们刘团长已向皇军报告了，皇军很生气，你们团长也挨了骂。”宪兵道：“我们刘团长才过去不久。”那位长官往身后望了一眼，命令道：“快站好队伍，皇军已经过来了！”大路旁的地堡里又跑出了四个宪兵，一共七个宪兵齐崭崭地站在路边。

一会儿，只见大队“皇军”开到大路上来了。前头打着一幅太阳旗，跟在后面的是一个穿皮靴、配着战刀的军官；队伍成双行，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来了。突然，前面的那个军官大叫一声，队伍应声站住了。那个军官又发出一声口令，队伍向右转，一律把三八式枪端在手中，在宪兵的正前方站住。

那个军官走到宪兵面前，一个个地仔细端详了一番，大声问道：“你们的，通通的有？”身旁的翻译官抢步上前说：“太君问你们，通通都在这里吗？地堡里还有没有人？”宪兵齐声回答道：“通通在这里，地堡里没有人了。”

那个军官又叽哩呱拉地说了几句什么，翻译官又向宪兵说道：“叫你们站出一个人来，领太君去检查地堡。”宪兵手脚无措地左顾右盼，没有一个人站出来。那位自称联络参谋的长官叫了一声：“张小鼓，你站出来！”张小鼓立刻应了一声“有！”站出了列队。

于是，那个军官带着八名“皇军”，跟着张小鼓离开大路，进地堡去了。

这时，那位联络参谋对宪兵宣布：“现在因为军情紧急，所有的岗哨都由皇军接替，要你们放下武器，由巡逻队领回宪兵连去，另有任务。”那几个宪兵一时惊疑不定，既不敢表示反抗，又不愿意交出武器。这时，巡逻队里冲出几个人，立刻把他们手中的枪夺过去，同时发出命令：“把子弹袋解下来！”

巡逻队把他们的枪机下了，依还把枪给他们背上，并命令他们站进了巡逻队中。

不一会儿，“太君”领着四名“皇军”和张小鼓回来了。张小鼓也照样交出了武器，背起没有枪机的枪，但没有站到巡逻队里去，被那位联络参谋叫到前头去了。他们两人走在最前头，联络参谋告诉张小鼓道：“前面要是碰到岗哨，你就告诉他们，皇军要来检查，把附近的地堡、炮楼里的人都叫出来。”

张小鼓感到纳闷，悄悄问道：“皇军为什么要缴我们的枪呢？”联络参谋告诫说：“这是军令，不要乱问，一会儿见到你们刘团长就明白了。”

他们沿路检查，接替了十几个岗哨，一路都很顺利。最后，来到了仓库的大门口。“战地巡逻队”押着被解除了武装的几十个宪兵，齐崭崭地排列在大门外；“巡逻队”员个个提着手枪，成扇形散兵线，把大门口封锁起来。

那个联络参谋跑到前面去向守卫在大门口的宪兵大声命令道：“我们是皇军派遣出来的战地巡逻队，奉命前来处理叛乱的。为了严防一切阴谋活动，皇军要加强警戒，重新布置岗哨。你们赶快集合，排好队伍，等候皇军前来检查。”

这时，宪兵连长胡雷急忙跑了出来，问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回答道：“我们是旅团部派出来的战地巡逻队，皇军随后就到，快把你们的队伍整顿好。”

那位联络参谋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大门，来到了广场的中央，四处望了一下，向连长胡雷问道：“你是什么人？”回答道：“我是宪兵连长胡雷。”又问道：“你们怎么弄成这个样子？敌人还没有打过来，你们倒要在后面开火了！现在战火这样紧急，放下了自己的任务不办，大家在这里闹内乱，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你既是宪兵连长，就应该明白自己的职责是维持治安，完成装车任务。你们却停止装车，在这里制造乱子，皇军问罪起来，你吃得消吗？”

胡连长一听，吓得他惶恐万状，笔直地站在那里，吞吞吐吐回答道：“并不是我们宪兵闹乱子，是他们协和军违抗命令，他们自己不愿出来……”

那位联络参谋逼着问道：“他们违抗谁的命令？难道你们宪兵能直接对他们发布命令吗？他们为什么不愿出来？你们这样如临大敌地对付他们，他们还敢出来？”

说到这里，他转身向双方喊道：“你们双方都注意听着：在皇军还没有开到以前，赶快把自己的障碍物拆掉，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全体官兵马上集合，把队伍整顿好，听候皇军检查。”接着，他向协和军方面高声问道：“你们协和军听到没有？愿不愿意停止敌对行动？”对方立刻回答道：“我们愿意服从上级命令，只要宪兵停止敌对行动，我们就出来。”

他又回过头来向宪兵连长问道：“你们宪兵团怎样呢？”胡连长把他身旁的江山望了一眼，无可奈何地回答道：“我们也照办。只是，江组员，请你给团长报告一下。”

那位联络参谋接着说道：“告诉你们团长，皇军就要开到，叫他快来迎接！”江山一声答应，转身就跑。胡连长同时吹起叫笛，大声喊道：“全体集合！”

在卡车后警戒的、在粮袋堆里看守机枪的、在大门口守卫的宪兵都集合起来，很快就站好了队伍。协和军也拆除了沙袋，全连官兵在一排长孙德胜的命令下，集合在连部门口，同宪兵对峙着，排成二路横队。

与此同时，“战地巡逻队”接替了大门口的守卫，并开到了广场中。这时，一队“皇军”出现在大门口，迈着整齐步伐，开了进来。“皇军”一直走到广场当中；只听一声号令，立即站住了。又一声号令，在广场四周成散兵线散开了。这时，那个联络参谋迎上前去，向站在广场当中的“皇军”军官敬了一个礼，报告了情况。

那个皇军军官高声喝喊：“当官的有？”翻译一口接过去说道：“太君叫你们的连长过来！”胡雷立刻跑过去敬了一个礼，报告道：“宪兵连长胡雷到！”孙德胜也跟着上前去敬了礼，报告道：“三连一排排长孙德胜到。”

“太君”把他们看了一眼，怒气冲冲地问道：“装车的？停了的？是你们的命令的？”翻译官接过去说道：“太君问：停止装车，

是谁的命令？”孙德胜抢着回答道：“是他们宪兵发出的命令，叫停止装车。”

“太君”向胡雷逼近一步问道：“是你的命令的？”胡雷倒退一步，惊慌地回答道：“不，我是奉团长的命令。”

“太君”勃然大怒，叫道：“你们的团长的有？通通把枪交出来，大大的坏了的！”跟着又叫道：“冯队长，叫他们通通的把枪交出来！”巡逻队的冯队长上前敬了一个礼，转身命令道：“你们两个先把枪交了，回去叫你们的弟兄都把枪交出来！”

胡雷同孙德胜都交出了自己的枪，一齐向后转，各自回到自己的队伍前，一声口令：“架枪！”又一声口令：“向后转！向前五步走！”于是，全部解除了武装。

巡逻队正忙着下枪机，宪兵团长刘金龙带着他的“四大金刚”和大批的勤务兵、马弁气喘吁吁地跑了来。他向“太君”敬了一个礼，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我就是宪兵团长刘金龙。”

“太君”劈头问道：“刘团长，你是？停止装车的，是你的命令的？”刘金龙连连点头，连连倒退，声音颤抖地回答道：“是！是！”“太君”暴跳如雷，抢步上前给他几个耳光，大声骂道：“八格牙鲁！大大的坏了的！死了死了的！”站在旁边的“皇军”一拥而上，夺了他的手枪；同时，他的“四大金刚”和勤务兵、马弁也都被解除了武装。

这个特务头子遇到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不但毫无反抗力，丧魂落魄地站在自己的“主子”面前，挨打受骂，却不知道怎样才好，也听不清楚“太君”还在怪声怪气地说什么，只是条件反射地连连点头，连连称“是！”

后来，翻译官才插话，问他：“那个抗日军的张先生在哪里？太君要你交出来。”

刘金龙急忙回答：“是！是！在宪兵连。”“太君”立刻下令：“去宪兵连！”

刘金龙吃力地转过肥胖的身躯，领着“太君”和“皇军”往宪兵连走去。他的“四大金刚”和勤务兵、马弁都被“巡逻队”留下了。来到宪兵连，守卫在连部门口的卫兵刚举枪敬礼，就被“皇军”解除了武装。走进了宪兵连的大楼，“皇军”就向值日排长直接下令：“把留守在连部的官兵通通集合起来！”

“皇军”很快散开，把楼上、楼下的房屋、过道和楼梯口都守卫住了。宪兵集合好了，“太君”问值日排长道：“地堡里的人有？”翻译接过去下令道：“把地堡里的人通通叫出来！”值日排长答应“是！”敬了一个礼，慌忙就走，几个“皇军”跟着出去。

不一会儿，四个被解除了武装的宪兵被押了回来。集合在连部的大坝里的宪兵都交出了武器。

刘金龙这时似乎清醒了一些，他对当前的变动方才开始怀疑；他暗中注意，这些“皇军”都很陌生，举动更是出奇。凭他的经验，宪兵在皇军的面前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待遇。现在竟不问青红皂白，一律解除了武装。事到而今，自己已经成了俘虏！他越想越觉得可疑，也就越感到恐慌。不过，他又反复思考：皇军总是皇军，一点儿也假不了的。凭自己的老经验，确无可疑之点。他想：可能是刚开到多伦来的皇军，对自己的情况还不了解，才弄到这种地步。只要事过境迁，情况总会好转的。他正想得入神，没有注意到“太君”在向他说话，翻译官叫了他一声，才引起了他的注意：“太君”在问你，那个抗日军的张先生在哪里？”他慌忙回答道：“啊，是！是！就在地下室。”

“太君”一听，立刻命令他在前头领路，后面跟随着他的留守人员，最后是“太君”带着几个“皇军”向地下室走去。他们来到楼梯口的背后，揭起一块沉重的厚木板，手电光照射着下面的石级，刘金龙十分吃力地把肥胖的躯体塞了进去。他们跟着走下石级，绕过很长的漆黑的巷道，才来到了地下室。在手电光照射下，现出一道铁皮大门，上面挂着一把牛角形的大锁。那个值

日排长当下就取出钥匙，把门打开了。

地下室里面一片漆黑，一股潮湿的霉味儿迎面扑来。那个值日排长向里叫了一声：“张先生，你出来！”

“太君”立刻上前去问道：“关连长的有？也叫出来！”值日排长随声叫道：“关连长，你也出来！”

“太君”当下用手电往里一照，里面黑压压地挤着许多人。他问道：“里面多少人有？”刘金龙抢着回答道：“一共有二十多个。”又问：“什么的干？”刘金龙很得意地回答道：“都是些抗日反满的捣乱分子。”

“太君”说道：“你的给皇军的功大大的有！”刘金龙受宠若惊地应声道：“是！是！”说着，张先生和关连长已经来到了门口，立刻就被“皇军”带走了。

“太君”又向值日排长下命令：“里面的，统统叫出来！”值日排长不敢违抗，向里面叫道：“你们都出来！”只听一阵锁链声响，人们从草堆里爬了起来，一个个拖着脚镣走了出来。

最后，“太君”用手电光再往里面搜索，草堆里好象还有人，便问值日排长道：“里面的，人有？”回答道：“还有一个人，恐怕快要死了。”

“太君”马上下令：“你去背出来！”值日排长钻进去，把草堆里的人背了出来。“太君”又用手电往里面照了一遍，向刘金龙问道：“里面的，人有？”刘金龙急忙回答道：“没有了。”

“太君”又命令道：“你自己的，进去看看！”他有些作难，突然被身旁的“皇军”一推，肥胖的躯体不由自主地向前踉踉跄跄，跌倒在草堆里了。

紧接着，“太君”又向排列在一旁的留守人员下令道：“你们统统的进去！”“皇军”都端着枪指着他们，大声喝喊：“进去！”一个接着一个地被推了进去。只听“太君”叽哩呱啦地说了几句什么，翻译官向里面叫道：“刘团长，太君说：让你们暂时委屈一